

浙江文叢

高濂集

〔第三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高濂集

〔第三冊〕

〔明〕高濂 著 王大淳 整理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遵生八箋卷十一

燕閑清賞箋 上

高子曰：心無馳獵之勞，身無牽臂之役，避俗逃名，順時安處，世稱曰閑。而閑者匪徒尸居肉食，無所事事之謂。俾閑而博奕樗蒲，又豈君子之所貴哉？孰知閑可以養性，可以悅心，可以怡生安壽，斯得其閑矣。余嗜閑，雅好古，稽古之學，唐虞之訓；好古敏求，宣尼之教也。好之，稽之，敏以求之，若曲阜之舄，岐陽之鼓，藏劍淪鼎，兌戈和弓，制度法象，先王之精義存焉者也，豈直別異搜奇，爲耳目玩好寄哉？故余自閑日，遍考鐘鼎卣彝，書畫法帖，審玉古玩，文房器具，纖細究心。更校古今鑒藻，是非辯正，悉爲取裁。若耳目所及，真知確見，每事參訂補遺，似得慧眼觀法。他如焚香鼓琴，栽花種竹，靡不援正方家，考成老圃，備註條列，用助清歡。時乎坐陳鐘鼎，几列琴書，帖拓松窗之下，圖展蘭室之中，簾櫳香靄，欄檻花妍，雖嚙水餐雲，亦足以忘饑永日，冰玉吾齋，一洗人間氛垢矣。清心樂志，孰過於此？編成箋曰《燕閑清賞》。

敘古鑒賞

《洞天清錄》云：『人生世間，如白駒之過隙，而風雨憂愁，輒三之二，其間得閒者，才三之一耳。況知之而能享者，又百之一二。於百一之中，又多以聲色爲樂，不知吾輩自有樂地。悅目初不在色，盈耳初不在聲。明窗淨几，焚香其中，佳客玉立相映，取古人妙跡圖畫，以觀鳥篆蝸書，奇峰遠水；摩挲鐘鼎，親見商周。端硯湧巖泉，焦桐鳴佩玉，不知身居塵世，所謂受用清福，孰有逾此者乎？』^(一)

《長慶集》云：『堂中設木榻四，素屏二，琴一張，儒道佛書各數卷。樂天既來爲主，仰觀山，俯聽泉，旁睨竹樹雲石，自辰及酉，應接不暇。俄而物誘氣隨，外適內和。一宿體寧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後，頽然吟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』^(二)

《澄懷集》云：『江南李建勳，嘗蓄一玉磬尺餘，以沉香節按柄扣之，聲極清越。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，則起擊玉磬數聲，曰聊代清耳。一竹軒，榜曰四友：以琴爲嶧陽友，磬爲泗濱友，《南華經》爲心友，湘竹爲夢友。』^(三)

周公謹邀趙子固，各攜所藏書畫，放舟湖上，相與評賞。飲酣，子固脫帽，以酒晞髮，箕踞歌《離騷》，旁若無人。薄暮入西泠，掠孤山，艤舟茂樹間，指林麓最幽處，瞪目絕叫，曰：『此洪谷子、董北苑得意筆也。』鄰舟驚嘆，以爲真謫仙人。其鑒賞如此。

太宗酷好書法，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，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，寶惜者獨《蘭亭》爲最，置於坐右，朝夕觀賞。偶一日，附耳語高宗曰：『吾千秋萬歲後，與吾《蘭亭》將去也。』及奉諱，用玉匣貯之，藏於昭陵。

陶貞白隱貝都山，嘗寶蓄二刀，一曰善勝，一曰寶勝，往往飛去。人望之，如二條青蛇。

唐李德裕，嘗有一老叟引五六輩昇巨桑請謁。出見，叟曰：『此木某寶之三世矣，某年毫，感公之德，聞公好奇異，是以獻耳。木中有奇寶，須得洛匠斫之。』後解爲二琵琶，槽内生白鴿二，羽翼嘴足，巨細畢備。解釋厚薄不中，一面鴿失一翼。全者已進，其一今在民間。

李衛公寶一方竹杖，來自大宛國，堅實而正方，節眼鬚牙，四面對出。因贈甘露寺僧，重其道行。一日，再過浙右，間僧曰：『竹杖無恙否？』僧曰：『已規圓而漆之矣。』公嗟惋彌日。（四）

僞蜀詞人文谷詣劉光祚，劉方約二道士看桃核杯。二道士至，取杯出視之，闊尺餘，文采燦然，真蟠桃核也。劉曰：『余少年遊華岳，逢一道士贈者，寶之有年矣。』座上二道上，一出白石圓子，上有文采，如二童子引仙人，眉髮悉備，云爲麻姑洞中得之。一出石，闊一寸，長二寸五分，上隱蟠龍，鱗角爪鬣俱全，云爲巫峽中得之。文谷喜曰：『何幸一日盡睹二奇物。』（五）

隋僕射蘇威，有鏡精好，日月蝕幾分，鏡亦如之。威以左右所污，不以爲意。他日，月蝕其半，其鏡亦半昏，始寶藏之。後櫃中有聲如雷，尋之，乃鏡聲也。

隋末，廣州好事僧有三寶：一曰右軍《蘭亭》，二曰神龜，以銅爲之，腹受一升，以水貯之，

四足能行，隨在去之。三曰如意，以鐵爲文，光明洞徹，色如水晶。

歐陽率更出見古碑，索靖所書，駐馬觀之，良久而去數步，後下馬佇立，疲則布毯坐觀，因宿其旁，三日而後去。

閻立本至荊州，視張僧繇舊跡，曰：『定虛得名耳。』明日又往，曰：『猶是近代佳手。』明日又往，曰：『名下定無虛士。』坐臥觀之，留宿其下，十日不能去。

曹公作欹牀，臥以視書。六朝人作隱囊，柔軟可倚。備此爲賞識之具。

《滄浪集》云：『耳目清曠，不設機關以待人，心安閒而體舒放。三商而眠，高春而起，靜院明窗之下，羅列圖史琴尊自娛。家有園林，珍花奇石，曲池高台，魚鳥留連，不覺日暮。』〔六〕

趙子固，宋諸王孫，家藏圖書鐘鼎寶玩甚富，亦善繪事。後得五字不損本《蘭亭》於雪川，喜甚，乘夜回嘉興。棹至升山，大風覆舟，子固立淺處，手持《蘭亭》，示人曰：『帖已在此，餘不足以介意。』因題卷尾曰：『性命可輕，至寶是寶。』〔七〕

米元章少負英聲，以恩補校書郎，遷太學博士。東坡云：『清雅拔俗之文，超邁入神之學，何時見之，以洗瘴毒？』又『兒子得《寶月賦》，琅然一誦，老夫臥聽未畢，蹶然而起，恨二十年相從，知元章不盡。此賦當過古人，不論今世也』。後愛京口溪山之勝，遂定居焉。作庵城東，自號海嶽。喜蓄書畫古玩，尤爲黃太史所重。平生好石，見有瑰奇秀溜者，則取袍笏拜之，呼爲石丈云。

敘古寶玩諸品

《十洲記》：『周穆王時，西域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。刀切玉如泥，杯是白玉之精，光明夜照。冥夕出杯於中庭，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杯中矣。汁甘而香美，斯實靈人之器。』

周靈王起昆陽台，渠胥國來獻玉駱駝，高五尺。琥珀鳳凰，高六尺。火齊鏡，高三尺，暗中視物如晝，向鏡則見影應聲〔八〕。

西域折股國，能爲飛車，從風遠行。記里有鼓，車上木人執槌，行一里擊鼓一槌〔九〕。戰國時，有人盜王子喬墓，惟一劍存。欲取，劍作龍吟，俄飛上天。

吳王得越三劍：一曰魚腸，二曰盤郢，三曰湛盧。〔一〇〕方丈山有龍場，龍門於此，膏血如流水，色黑，著地堅凝如漆，有紫光，用作寶器〔一一〕。

越王得昆吾之金，鑄八劍：一名掩日，指日日昏。金，陰物也，陰勝陽滅故耳。二名斷水，畫水開而不合。三名轉魄，指月則蟾兔爲之側轉。四名懸翦，飛鳥遊蟲，觸刃如截。五名驚鯢，以之泛海，鯨鯢遠遁。六名滅魂，挾之夜遊，魑魅潛跡。七名卻邪，用止妖祟。八名真剛，以之切玉，如削土木。以應八方之氣。

漢時，西國獻吉光裘，入水數日不濡，入火不焦〔一二〕。

漢武時，西毒國獻連環羈，以白玉制之，瑪瑙石爲勒，白琉璃爲鞍，置暗室中，其光如晝。

漢武桂宮有四寶：七寶牀，雜寶案，雜寶屏，雜寶帳，謂之四寶宮。

西渠王獻玉箱、瑤杖各一件，後殉武帝〔一三〕。

元稹秋夕登黃鶴樓，遙見江湄有光若星，因得漁人釣鯉，剖之得二小鏡，大如錢。二面相合，背有雙龍隱起，鱗甲悉具。元稹，鏡亦亡去。

令狐綯有鐵筒，徑不及寸，長四寸。內取出一小卷，日中視之，乃九經並足，其紙即蠟蒲團，其文精妙莫述。又傾其中有輕綃一匹，長四丈，稱之才及半兩，似非人世所造〔一四〕。

貞陽觀有天降爐，自天而下，高三尺。下一盤，盤內出蓮花一枝，十二葉，每葉隱出十二屬。蓋上有一仙人，戴遠遊冠，披紫霞衣，儀容端美，左手支頤，右手垂膝，坐一小石。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，雕刻奇古，非人所能，且多神異。南平王取去復歸，名曰瑞爐。

處士皇甫玄有一避塵針，以巾插針，可令一身無塵。針金色。試之者帶巾針躍馬塵中，人馬無染一點。

刺史沈攸之，廐中群馬驚嘶，令人伺之，見一白駒，以綠繩繫腹，直從外人，復去，直入內閣。檢內人，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，以綠絲穿之，置枕邊，夜去曉還。試看之，足有泥污。

邠浪於九田山見赤雞，鳴如笙竽。射之，入石縫中。鑿石，得一赤玉鳥〔一五〕。

唐玄宗有玉龍子，開元中旱，帝密投之龍池，俄而雲霧暴起，風雨驟作。

天寶初，安思順進五色玉帶。

李國輔有迎涼草，幹似苦竹，夏堂設之，風涼自至。有鳳首木，高一尺，而刻如鸞鳳，雖嚴冬之時，高堂大廈中，和煦如春。《十洲記》云：『二物皆火林國產也。』

德宗幸興慶宮，於復壁間得軟玉鞭，屈之則首尾相就，舒之則徑直如繩。

陸大鈞從子妻夜寢，聞有啁啾鬥聲。既覺，枕下得二玉豬，大數寸，刻像妙甚。實之枕中，財貨日增。

貞觀初，林邑獻火珠，狀如水晶。睿宗賜大安國寺水珠，如石，一片赤色，夜有微光。掘地一尺埋之，水溢可給千人。（一六）

漢宮積草池中有珊瑚，高一丈二尺，一本三柯，上有四百六十三條。

吳孫權掘地得白玉如意，所執處刻龍虎紋，長二尺七寸。（一七）

賀真如五寶八寶。五之一曰玄黃天符。形如笏，長八寸，闊三寸，上圓下方，有孔，黃玉也，辟人間兵疫邪厲。二曰玉雞。羽毛悉備。王者以孝治天下則現。三曰穀璧。白玉爲之，徑五寸，其文粟粒。王者得之，五穀豐稔。四曰王母玉環。二枚，亦白玉也，徑六寸，好倍於常。五寶空中照光皆射日，不知所極。八寶之一曰如意寶珠。大如雞卵，明如滿月。二曰紅靺鞨。大如巨粟，爛若朱櫻，視之則碎，觸之則堅。三曰琅玕，其形如環，四分缺一。四曰玉印。大如半手，其文如鹿陷印中，著物形現。五曰採桑鉤。二枚，長五六寸，其細如箸，若金銀銅制。六曰雷公石。二枚，斧形，長四寸，如青玉。八寶置之日中，白氣燭天，暗室光明。

如月〔一八〕。

魏河間王有赤玉卮，水晶鉢，瑪瑙碗〔一九〕。

新羅國獻萬佛山，雕沉檀珠玉以爲之，其大者盈寸，小者幾分。其佛首有如米如菽者，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。辦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，庵植薝蔔羅等樹，以百寶爲樓閣殿臺。其狀雖微，形勢飛動。前有行道僧數千，下有紫金鐘三寸，蒲牢銜之。擊鐘則行道僧禮拜至地，其中隱隱有聲，蓋鐘響處是關捩也。雖以萬佛名山，其數不可勝計〔二〇〕。

海外貢重明枕，長一尺二寸，高六寸，潔白類水晶。中有樓台形，有十道士，持香執簡，迴圈無已。

劉耀夜居，忽有二童子入跪，曰：『管涔使小臣謁趙皇帝。』獻劍一口，置拜而去。以燭照之，劍長二尺，光澤異常，背有銘曰：『神劍服御除衆毒。』耀服之，隨變五色〔二一〕。

范椎奴牧牛澗中，獲二鯉，化成鐵，用以爲刀。對大石嶂祝曰：『鯉魚變化，冶成雙刀，石嶂破者，爲有神靈。』砍之，石裂〔二二〕。

秦嘉有盤龍鏡，韓壽香名爲避惡生香〔二三〕。

劉表有酒器三：曰伯雅，容七升。仲雅，容六升。季雅。容五升。雅，酒器也。

李適之有酒器九品：蓬萊盞、海川螺、舞仙杯、匏子卮、幔卷荷、金蕉葉、玉蟾兒、醉劉伶、東溟漾。蓬萊盞，上有三山，注酒以山沒爲限。舞仙杯，有關捩，酒滿則仙人起舞，瑞香球子浮

出杯外〔二四〕。

仙家有三寶：有碧瑤杯、紅蕤枕、紫玉函〔二五〕。

劉守章贈洪崖先生揚雄鐵硯、四皓鹿角枕〔二六〕。卞敬家有無患枕〔二七〕。

舜作五明扇〔二八〕。石虎作莫難扇，又有象牙、桃枝扇〔二九〕。子建九華扇〔三〇〕。張融有道士

贈以白羽塵尾扇〔三一〕。夏昶作雪香扇〔三二〕。

漢有翠羽扇、雲母扇、孔雀扇、九華扇、五明扇、回風扇。

陶貞白有雀尾爐。唐內庫有七寶硯爐，至冬寒硯凍，放上即化，不用火炭〔三三〕。

咸通，開昌公主下嫁，有金菱銀粟、內藏珍物。連珠帳、卻寒簾、犀絲簾牙席、蠲忿犀、如意

白玉、九鸞釵、辟邪香〔三四〕。韋侍御贈杜甫內人夜飛蟬〔三五〕。

武帝賜于闐青錢硯、遼西麟角筆、南越側理紙。唐賜宰相張文蔚龍鱗月硯、寶相枝。筆也。

開元初，罽賓國貢上清珠，光照一室，內有仙人玉女搖動，水旱兵革之災，虔視無不克驗。

廉郊池上彈琴，荷池中躍跳方鐵一片，有知音擊之，名蕤賓鐵也。

安祿山獻明皇有玉魚鳬雁〔三六〕。

楊貴妃製綠玉磬。佛樓國有青玉鉢盂，受三斗許，厚可二分。咸陽宮有青玉燈檠，高七

尺。孫文台有青玉鞍。魏王得一石，胡人識爲寶母。真臘國獻萬年蛤，夜光如月，積雪不化。

偶得金牛。祥符中鑄金龜，賜近臣。穆王至昆侖，有銀燭。稽昌蓄採星盆，夏月漬果倍冷。蒲

澤國獻蔽日簾，可以卻暑。寶玩中有琉璃瓶、珊瑚瑰、女珊瑚、青螺卮、五色文玉環、金博山爐、琥珀枕、瑪瑙壺、雲母屏、九龍檯燈、百枝燈、藍田磬、照夜璣、瑣子帳、紫玉笛，皆漢唐奇貨。

司空圖隱中條，以松枝爲筆，曰幽人筆。

房次律弟子金圖，十二歲時，手持水玉數珠，光潔照人〔三七〕。

唐彥猷作紅絲硯，自號爲天下第一〔三八〕。

『郭從義掘地，得綠玉四方小杵白，四角，有胡人坐頂，旁有篆文：仙臺秘府小中白。』『元自誠有抵鵲盆，色類珉，夏月浸果，果水皆寒，冬月不凍。』『郭江洲有占景盤，以銅爲之，上出細管，插花，可留十餘日不敗。』『孫總監千金市綠玉一塊，嵯峨如山，命工治之，作博山爐，頂上暗出香煙，名不二山。』『白樂天詩云：銀花不落從君勸。不落，酒器。有水晶不落。』『漢隱帝有小摩尼數珠。』『馮夫人有葡萄鏡。』『杜光庭有騎龍杖，紅如猩血，重若玉石，似非竹木，傳爲仙人所遺。』『葛溪鐵工製剪，鑿字曰二儀刀，交股屈環，遇物如風。又有地中掘得金鹿銀麕，乃曹奴人獻天子於泮水之物。有銀狔金狗之類，皆古賂夷人之物。若小銅豬狗牛羊等十二肖形，亦墓中物也。』

《西湖志》云：『高宗幸張俊，其所進御物，有獅蠻樂仙帶、池面玉帶、玉鶻兔帶、玉璧環、玉素盅子、玉花高腳盅子、玉枝梗瓜杯、玉瓜杯、玉東西杯、玉香鼎、玉盆、玉古劍（王篋）等十七件；玉犀牛合、白玻璃元盤、玻璃花瓶、玻璃枕、瑪瑙碗二十件；龍文鼎、商彝、高足彝、商父彝、

周盤、周敦、周舉疊、獸耳周疊、汝窑酒瓶二對。有御寶畫：曹霸《五花驄》、馮瑾《霽煙長景》、易元吉《寫生花》、黃居寶《竹雀》、吳道子《天王》、張萱《叢竹》、邊鸞《萱草山鷓鴣》、黃荃《鷓鴣萱草》、宗婦曹氏《蓼岸》、杜庭睦《明皇斫脰圖》。有趙昌《躑躅鷦鷯》、梅竹思《躑躅母雞》、杜霄《撲蝶》、巨然《嵐鎖翠峰》、徐熙《牡丹》、易元吉《寫生枇杷》、董源《夏山早行》、李煜《林泉渡水人物》、荆浩《山水》、吳元俞《紫氣星》，皆珍品也。』

歐陽通善飾文房，其命藏硯石室曰紫方館，貝光曰發光地菩薩，研滴曰金小相，鎮紙曰小連城千鈞史，界尺曰由準氏，筆曰畦宗郎君，槽曰半身龍，裁刀曰治書奴。（三九）

寶晉齋有天成硯山、玉蟾蜍，皆希世奇珍。

古有神物，如禹鼎知興廢。《瑞應圖》寶鼎，不爨自沸，不炊自熱，不汲自滿，不舉自藏。吳明國貢常燃鼎。號州鐵鑊，大數圍。丁諤作九層博山爐，上鑄禽獸自動。勃海貢瑪瑙櫃，長三尺。南昌國貢大玳瑁盆，容十斛。又貢紫磁盆，可容五斗，舉之輕若鴻毛。中朝有銅澡盆，夜有人扣，與長樂鐘聲相應。漢武帝賜櫻桃以赤瑛盤，與桃一色。周益公有鶴飛蓋，注酒則鶴飛，乾則就滅。唐青玉枕，冬暖夏涼，醉者睡之即醒，夢者遊仙。孫太醫玉羅漢屏，種種飛動。漢宣帝有玉八角升，西夷之貢，水澆無暑，火逼無寒。唐有十二時盤，用之隨時轉換物象，子鼠換丑牛之類。天帝流光爵，置之日中，則光氣燭天。南海有蝦頭杯，陳思王有鵲尾杓，欲勸者呼之，即指其人。王肅造銅鼠丸，晝夜自轉。南中有風狸杖，用指禽獸自斃，取食隨指如意。

含漚縣東岸有聖鼓杖，舟中有之，波浪不敢衝激。徐鳳縮節杖如筆管，二十年每年生一節，後每年減一節。郭休有夜明杖，朱色，夜杖有光。柳真齡寶一鐵拄杖，宛轉天成，行則微響。明皇有虹蜺屏，賜貴妃，上刻美人，夜能下屏歌舞。馬弋山有紫茱席，冬溫夏涼。秦始皇驅山鐸，擊之，聲如霹靂。內庫有青酒杯，紋亂如絲，其薄如紙，以酒注，溫然有暖氣，少如沸湯，名自暖杯。龜茲國進一枕如瑪瑙，枕之則十洲三島、四海五湖盡入夢中，名遊仙枕。虢國夫人有夜明枕，光照一室，無事燈燭。田父得照室玉，王莽有滅瘢玉，取玉捶碎，塗瘢即滅。唐順宗時，西域進龍虎玉，一方爲虎，置之山巖，百獸懾伏；一圓爲龍，置之水中，浪卷虹蜺。扶餘國有火玉，色赤，可以燃鼎。堯時於河洛中得方尺玉板，上圖天地之形，得金璧之瑞，文字記造化之始。禹遊龍門，神授玉簡，遊東海，得碧色玉圭，楚州獻玉印。伯顏至于闐國，鑿井得玉佛，高四尺，照之，筋骨脈絡俱見。魏武后有玉鉢，相盛，轉而不脫，爲西域鬼作。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避邪，形高一尺五寸，奇巧無比，香聞數里，入衣經年不滅。唐度宗朝有十二玉棋子，以按十二時字，置水中，逐時浮出不爽。蘇威有應日鏡，日蝕幾分，則鏡面昏處如之。唐有瑞英簾，人在簾內影之，則遍身有光，艷異奪目。韓王元嘉有銅鶴樽，酒滿其腹則正立，酒淺則傾覆。長安殿角上有銅雀，能鳴。沈傳師得玉馬，能嘶。楊光欣有玉龍，腹中貯水，口瀉有笙簧聲。楚漁得禹支祁鎖。唐翰林院有索鈴，河北用兵，鈴動索鈴自鳴。周世宗應氣瓦，二十四片，應氣敲之，寶儀辨之不訛。長陵有銅駝，生毛，毛上生花。郛縣有銅馬，能嘶。長州倅廳有銅龜，背

上應時現文。李子長造木囚，置葦上，理囚獄，不差則木囚伏，否則木囚奮起。周穆王有火齊鏡。靈王時有月鏡，其白如月。漢高有表裏鏡，可見五內。舞溪石窟有方鏡，始皇號爲照骨鏡。荀諷有鐵鏡。隋王度有照疾鏡，疫病照之即愈。張敞得一鏡，照之，終身無病，名無疾鏡。黃巢三方鏡，能見三方。唐秦淮鏡，照人五臟。天寶時有水心鏡，七歲大旱，鏡中龍口吐煙即雨。唐有夷則鏡，得之井中。燧銅鏡，向日則火生，以艾就之則燃。任中宣有飛精鏡，後爲神人持去。王宗壽有鐵鏡，不明，一曰發光，因見市一青衣小兒欣然來回，曰：『鐵鏡神物，當還。』竟持去。王幼臨造方丈鏡，照見人馬。有百里鏡，可照百里，即獻呂蒙正鏡也。秦寧縣耕夫得鏡，照之，病熱者心骨生寒，故名生寒鏡。世有透光鏡，以鏡承日光，則鏡銘二十字，壁上了了分明。知來鏡，照之，則見前途吉凶。譙亳有鏡，以手循之，中心錚然有聲，名曰響鏡。史良姊有寶鏡，能見妖魅。有道士持魘魅鏡，狐狸草木爲祟，照之即見本形。如劍，若顓頊騰空劍，指兵則勝，匣中常鳴。楚王太阿劍，一揮則三軍流血。漢高祖赤霄劍。後主有鎮山劍。宋青春有青龍劍。唐德宗有火精劍，夜有光明。朱善存家有芝煙劍，太平則芝生。胡識破山劍。錢塘聞人紹有靈寶劍。

以上種種，皆宇宙間神奇秘寶，終爲造化收拾，安得流落塵世？雖曰兵火變遷，恐亦於此無恙。古云玩物喪志，此非喪志物也，用錄以廣聞見。

圖畫神異，若漢劉褒《北風圖》，見者皆寒，《雲漢圖》，見者皆熱。王善畫《六馬滾塵圖》，

後竟失去。唐有《龍水圖》，將練爲服，釜中二龍飛去。周益公畫《岳州圖》，譙樓時時換牌。趙顏得畫女障，能下障與顏爲妻生子。韋叔文畫馬，未色，岳神索之，改名而第。趙澮畫《兒啼圖》，僧夜聞兒哭，詰澮，以筆作乳，點入兒口，遂止。馮紹正畫龍未終，見白氣就廡簷出，入池中，雷雨大作。廉廣畫《二鬼兵圖》，一夕風雨，鬼兵交戰。張僧繇畫佛，夜間發光。信州畫羅漢，能飛動。王元俊畫扇壁上，客至，遂攜去。曹不興畫屏，污墨點，即添作蠅，孫權視爲真蠅，用手拂去。鎮江興國寺，苦鴿宿糞污佛，張僧繇於兩壁畫鷹鷂，鴿再勿入。雲光寺有《七鴿圖》於西壁未完，其一云爲飛去。長興成山寺，壁畫猿鶴，長能飛走。顧光寶畫獅絕瘡，獅口有血淋漓。何尊師畫貓，則鼠潛避。石恪畫飛鼠，張之，則鼠不入室。楊子華畫馬，夜有蹄齧嘶聲。韓幹畫馬，神人來索。唐吳道子惡僧，畫驢壁間，一夜，僧房傢俱踏破無留。吳畫《五龍圖》，天欲大雨，即生煙霧。張藻一手雙筆，畫二木枝，一枯一榮。賈秋壑遇一道人畫蓮，風來則蓮葉搖動。此皆神妙莫測，不可曉也。要皆古人元氣所鍾，以俟造化。

論古銅色

高子曰：曹明仲《格古論》云：『銅器入土千年者，色純青，如翠；入水千年者，則色綠如瓜皮，皆瑩潤如玉；未及千年，雖有青綠而不瑩潤。』此舉大概，未盡然也。若三代之物，迄今何止千年，豈盡瑩潤而青綠各純者也？若云入土則青，入水則綠，其水銀色並褐色黑漆古者，

此又埋於何地者也？凡三代之器，入土年遠，近山岡者多青，山氣濕，蒸郁而成青；近河源者多綠，水氣鹵，浸潤而成綠。余見一物，乃三代款識，半身水浸，年遠，水痕涸溢數層，此爲入水無疑，而色乃純青。其著水潭底方寸，少黃綠色，則水土之說，豈盡然哉？余思鑄時，銅質清瑩不雜者，多發青；質之渾雜者，多發綠。譬之白金，成色足者，作器純白，久乃發黑；不足色者，久則發紅發綠。此論質不論制，理可推矣。他如古墓中近尸者，作水銀色，然水銀色亦分二種，有銀色，有鉛色，惟鏡居多。古者尸以水銀爲殮，彼世死者以鏡相遺，殮者即以鏡殉，取照幽冥之義。故銅質清瑩者，先得水銀沾染，年久入骨，滿背成銀，千古亮白，謂之銀背。其有先受水水穢污，始受水銀浸入，其銅質原雜，則色如鉛，年遠色滯，謂之鉛背。其有半水銀，半青綠，朱砂堆者，先受血肉穢腐其半，日久釀成青綠，其半淨者，乃染水銀。故一鏡之背，二色間雜也。今之鏡，以銀背爲上，鉛背次之，青綠又次之。又若鉛背埋土年遠，遂變純黑，謂之黑漆背。此價又高，而此色甚易爲假。至有古銅鼎甬尊彝，亦有水銀色者，何也？此在墓中得水銀散漫之氣，沾染而成，故惟一角，一耳，一旁有之。或地近生水銀處，亦成此色。所以鼎彝無全身水銀色者，而鐘磬則萬無一二也。上古銅器，以質厚爲佳，年既久遠，土鏽侵骨，質已鬆脆，厚者尚有受用，薄者若少擊搏，不破即裂。又如無青綠而純紫褐色者，曹明仲以爲人間流傳之色，非也。三代之物，因入土沉埋，後人方得集以傳世。若云三代流傳到今，方有此色，何能在世數千年不爲兵燹銷燬，破損沉淪者耶？此等器皿，出自高阜古冢，磚宮石室，燥地秘